

# 第十三册

楷法溯源

鄭蘇老人鄉試硃卷

影寫隸古定尚書商書殘卷

清客筆話

主編 謝承仁

# 楊守敬集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  
湖北教育出版社

湖

●

謝承仁 主編

第十三册

湖北人民出版社  
湖北教育出版社

楊守敬集 一函



# 楊守敬集編輯委員會

**主編**

謝承仁

**編委**

于 洗 王永瑞

邱久欽 李楚興

林培黎 鄒志群

陳金安 陳建堂

馮方華 婦齊貴

楊中岳 楊傳緯

齊世榮 蔡學儉

劉鼎華 盧福咸

(以上按姓氏筆畫爲序)

## 項目責任編輯

李爾鋼

祝祚欽

李作君

胡治洪

## 本冊責任編輯

王永瑞 祝祚欽

## 封面設計

汪漢

## 技術設計

萬超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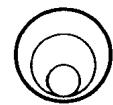
杜義平

余兆偉

## 本冊責任校對

和曉玲

楊守敬集 第十三册



楷法溯源

〔一〕

鄰蘇老人鄉試硃卷

〔四二九〕

附：楊守敬生年辨證

〔四四二〕

影寫隸古定尚書商書殘卷

〔四四七〕

清客筆話

〔五一二〕

國內外研究楊守敬及其著述目錄

〔五五七〕

深切的悼念 久久的哀思

〔五七三〕

《楊守敬集》編后記

〔五七七〕

集末附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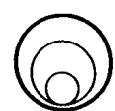
〔五八一〕

楷法溯源

歐陽中石整理



目 次



前言 ······ [一]

《楷法溯源》序 ······ [九]

《楷法溯源》凡例 ······ [一五]

楷法溯源 ······ [二二]

《部首索引》說明 ······ [四二五]

部首索引 ······ [四二五]



## 前　　言

《楷法溯源》由清代潘存（孺初）與楊守敬共同輯字，楊氏編次，陳喬森核校。全書十四卷，附所采碑帖目錄一卷。正文輯漢、魏至五代六百四十六種碑刻、八十二種法帖之楷字及楷略兼行之字，悉按原體鈎摹，約計二萬字（不重單字三千四百九十八字）。原刊本為綫裝，長九寸五分，寬五寸五分。版心每面（每頁兩面）長七寸，寬四寸二分。光緒四年（公元一八七八年）刊行。現經整理的《楷法溯源》係據原書照像縮印，內容次第一仍其舊。

《楷法溯源》是楊守敬先生一部偉然巨著，既是一部「小學」的重要著作，又是一部書法藝術的名編。因此納之「經部」，固所當然，然其餘似有棄捐之感，置之「藝」林，則有抑光掩輝之失。所以，它的意義不能一言以蔽，而必須舉一見二，做出全面的分析與估價方可。

初一看來，《楷法溯源》一書不易為讀者所推重。因為臨池者如果循序逐頁臨習，勢必雜摭各體，終至不倫；若就只求一體，勢必一字一翻，不勝繁瑣之苦。書學研究者又以一字一字，一體一體，平排鋪陳，不過只提供了一些孤立無序的素材，似乎也不見得如何珍貴，因而不遑精讀。當然，置於百十年前，守敬先生能蒐集如是之博，亦誠足以欽敬，然則究無創作，徒一資料備檢可矣。其實，是未能入其箇中，不知其深淺故耳。如果稍事疏理，析其字內之理，言外之意，自會知守敬先生用心良苦，用力維艱，為楷法救正名實，廓清界說，溯本求源，循踪索流，為後世學者的確做出了相當的貢獻。我院有幸館藏《溯源》十五卷，遂假來，細細研求，始覺朝菌豈知晦朔，不敢欺於先賢，故願盡微忱而拂蒙塵，以彰其光。

據文字記載，有漢一代，字體幾乎盡備，秦篆尚通，隸書正興，分書已顯，楷法漸露，章草已成《急就》，行押已見端倪，可謂文字體制已備於一時。然而，所謂「楷書」者，究自起於何時，有待匡正。但是談何容易！古人概念雜用，「秦隸」、「漢隸」、「八分」、「今隸」、「楷法」等語，涇渭不清，多年因循，始終若明若暗。作為字體之「楷書」，亟當正名求源。守敬先生抓住這一重點課題，徵羅大量資料，集碑六百四十八種，集帖八十二種，上始漢時碑文，下迄五代《韭花》，限斷在「漢、魏之少波磔者」，為其源頭，以「晉以後始稱楷書，楷法之興其在魏晉之間，如《鄧太尉祠碑》、《爨寶子碑》、《中嶽靈廟碑》及兩晉碑文」，皆隸、楷不分，「蓋楷書之權輿矣」。直至李北海之《雲麾》、《麓山》，宋僧之《道安禪師》、《鐵元始贊》、《吳文斷碑》等之行、楷并用者，都在「楷書」之範疇。如此斷限雖難免不嚴之誚，但正因如此，恰可上見其源而下知其流耳。

收字除《說文》外，還將諸經典所見之「俗字」納入。其實，所謂俗體，亦文字之發展所趨，約定俗成，欲摒之而不得。守敬先生還特別標明，造像記之類，「雖鄉俗鄙陋不盡大雅，然天真爛漫，風神超逸」，用筆有篆、隸意，應是去古未遠。雖盡可能收之，收之未

備，以為留斯遺恨。於此可見守敬先生之絕不「膠柱」，務以解決文字體制之實際為其原則也。

其止於五代，而獨隘宋元者，并非無作者，但格意愈卑，不能出唐人範圍，故不再向下沿循。再者，收字主要從碑，集帖之字皆附於碑後。諸原則皆文字體制為主要標準，書法居其二。是故，《楷法溯源》是「小學」以金石為主的書，應當附入「經」學範圍之內，能把「楷書」一體之原委述清說明，亦歷史之一大功也。

至於書法，固然應置之第二，然而其意義絕不得以字彙雜陳而低估之。蓋為學之道有從宏觀入手者，有從微觀入手者，各有所取，不得以彼此取意之不同而互相責斥，惟其有宏觀又有微觀，才能俯瞰大貌近窺毫末，兩下映照，乃得其全。

守敬先生不同意阮元「南帖北碑」之論，以為只從今傳鍾、王之字與北碑相校無所合者便出此論，是取材不實之過。今傳鍾、王皆轉經模刻，最高不過唐人臨寫，豈是當日手筆？他認為江蘇之《瘞鶴銘》與山東的鄭道昭《論經書詩》相似，江蘇之《蕭憺碑》與山東之《馬鳴寺根法師碑》亦相似，可見南、北之不同並無根據。此論與當時時論不同，與阮、包相抗，頗能不從流俗，雖對碑極力推崇的情况下，卻能持自己的論點，絕不含糊，足可謂為一「家」之言也。

《溯源》「所收之字，大半習見，其結構最難者尤不厭繁，觀其各出新意，始足見書法之變」。誠然如此，守敬先生意在顯示「書法」之更替變化，而非欲炫博以滋蕪蔓。略具別裁之匠心者，在於備楷法之一格，只需按年索引，便可略見書體變化之沿革。否則，即使豐碑巨碣，亦一字不取。他是在盡可能地將結體不盡相同者鋪陳排列出來，以顯示所謂楷法者絕非拘在一格，而是可變之法正多，不得全以「範圍」統之。其用心正在於有所破亦有所立也。

為了說明問題，今以《楷法溯源》第三卷所載之「為」字作例：此字從六十三種刻石上選來，起始，有上作「爪」頭者，有長撇左右各有一點者，有撇左一點者，折筆有三折者，有一折者，有一折如現在之簡化字者，下邊四點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俱全者，俯、仰、開、闔各有各法，有連成三點者，有連成二點者，也有一下連成一橫者。六十三種「為」字，各有各的形象，各有各的「法度」，的確顯示了楷法的多樣性。再如《楷法溯源》第六卷所載之「之」字，充其量四筆一字，守敬先生卻選來了六十五種字帖，六十五個不同的「之」字。充其量而論，「之」字原為四筆，其中十七個仍然保持，十五個已變為三筆，三十三個已並為二筆，有的還保持着篆書的樣子，但筆法已經是楷書的寫法。世稱王羲之《蘭亭序帖》廿個「之」字各不相同，而今竟列出六十五種楷書的不同，的確對楷法做了最詳盡的說明，後人讀之，源流自見。

尤可貴者，守敬先生雙綫鉤字輪廓，務求信本，仔細捫娑，便覽筆鋒之出入起止能見毫髮，無疑這對學書者是極有意義的一種引導。所以說，《楷法溯源》作為一部書法藝術的名編也甚足珍貴。置之案頭，隨手翻檢，每翻必有所得，作為楷法的典則，誠是學習者不可不備的一部巨製。

近年來，中石不時檢閱，心有所感，適值《溯源》整理出版，遂記管見如上；復約王君世徵同好為原《序》與《凡例》加注，編製

全書《索引》，以期有助於讀者。

歐陽中石  
一九八五年六月於  
北京師範學院。



## 《楷法溯源》序

斬水畢保釐撰<sup>(1)</sup>

今將覽鴻文於大塊<sup>(2)</sup>，窮物象於大虛<sup>(3)</sup>，經緯測之星辰，流峙觀諸河岳。躍龍舞鳳，悟變化於飛毫；弱柳長松，審剛柔而運筆。揖遜衣冠之地，體得周旋；森羅劍戟之場，風生嚴重。嫋嫋挹蟬娟之麗，端方想忠烈之風，極色相之盡神，納形聲而赴腕。波濤迅駛，雷太簡進益於江聲<sup>(4)</sup>；意態迴翔，張長史得神於劍器<sup>(5)</sup>。

書為心畫，詎必模形？意在筆先，自殊學面<sup>(6)</sup>。豈「六書」<sup>(7)</sup>之肇造，有「八法」<sup>(8)</sup>之相師？然而倉頡作書，終循鳥跡<sup>(9)</sup>；伏羲畫卦，尚倣龜圖<sup>(10)</sup>。「指事」、「象形」，「保氏」重《周官》之教<sup>(11)</sup>；《凡將》、《急救》<sup>(12)</sup>，《藝文》列《漢志》之篇。倘舉筆之忘規，恐臨文而掣肘。率更駐馬，為觀索靖之碑<sup>(13)</sup>；逸少籠鵝，動合衛姬之法<sup>(14)</sup>。高踪所寄，名哲弗遺。

特是文體屢更，名賢代作，秦篆變籀文<sup>(15)</sup>之體，「佐書」<sup>(16)</sup>開章草之先，德昇始創真行<sup>(17)</sup>，次仲初工楷法<sup>(18)</sup>。由今變古，大都魏、晉之間，孕矩含規，誰出鍾、王<sup>(19)</sup>之右？六朝踵武，風會再更。詎南碑、北帖之體殊，覺西抹東塗之迹化。含和吐逸，神情大半蕭疏；任樸使真，造象<sup>(20)</sup>何非大雅？由散而整，繼陳而隋；洎乎唐代之興，更萃英賢之軌。銀鈎鐵畫，最著若褚、薛、虞、歐<sup>(21)</sup>；瓊蹟雄神，胥本於周、秦、漢、魏。下觀五季，上溯累朝，碑、碣之流傳，志、銘之紛紀，記、序之迭出，贊、頌之繁多，莫不擅美一時，著名千載。窮形盡相，立異標奇，味之則新意無窮，按之則古風斯在。允矣先民之矩矱，洵為後學之津梁。

然使鬥靡誇多，遺神取貌，濫收諸體，等盧子之鴉塗<sup>(22)</sup>，紛列百家，類義山之獺祭<sup>(23)</sup>，即使鍾會善效<sup>(24)</sup>，冀儂工模<sup>(25)</sup>，一行而疏密殊施，一字而纖濃異體，縱臨池之盡黑，終換骨之無丹。

又使業守專門，書工一面，務勻圓者師虞、永<sup>(26)</sup>，喜方正者法顏、歐，非不畫被勵勤，倚闌茹苦，而

家雞野鷺，俱嫌管見之偏，舞鶴飛鴻，焉盡筆鋒之妙？難與之談「十體」<sup>(27)</sup>、論「七家」<sup>(28)</sup>、賦擬述書<sup>(29)</sup>、錄評集古者矣！

夫治群經者，方會一經之要；讀千賦者，乃擅一家之長。况自兩粟<sup>(30)</sup>以來，代接傳薪之統，雖以崔、盧<sup>(31)</sup>妙品，羲、獻<sup>(32)</sup>名踪，四庾<sup>(33)</sup>之風規，三蕭<sup>(34)</sup>之筆勢，一時之跡，要皆上下千年，一畫之奇，究亦縱橫百變。趙文敏無帖不習<sup>(35)</sup>，自爾通神；裴行儉遇筆輒書<sup>(36)</sup>，駿乎入古。誠使妙參先軌，博采前踪，神明於胡瘦鍾肥<sup>(37)</sup>，潤色夫顏筋柳骨<sup>(38)</sup>，舉一字而窮數字之變，合數字而觀一字之通，陶鑄在心，詎必日書萬字？鑪錘任手，奚難陣掃千軍？此則猶水有源，正宜循流而溯。

吾友楊子惺吾，好聚圖書，尤耽金石，日往相國之寺，仰紹明誠<sup>(39)</sup>，甄錄寰宇之碑，咸稱景伯<sup>(40)</sup>。每懷舊友，為述師承，有文昌潘孺初先生，宿學精深，文詞奧博，書名遠播，伊誰假以羽毛？墨蹟偶流，且共爭夫紙械，能排列聖，巧挹群公。先生固素著英聲，楊子亦助搜逸翰，問子雲之奇字<sup>(41)</sup>，為揀沙礫之金，檢劉式之墨莊<sup>(42)</sup>，已富楷臺之跡，搜奇選異，積簣成山。迄乎賦別都門，言旋井里。歸來載寶，列筆陣而合圖；別後思君，編墨池<sup>(43)</sup>而如面。爰倣《隸篇》<sup>(44)</sup>之例，字以類從；為溯楷法之源，名緣今定。既成卷帙，屬弁簡端。

保釐磨鐵無功，壓金<sup>(45)</sup>坐廢，穿錐<sup>(46)</sup>貽誚，尚未能霧豹窺斑，搦管摛詞，亦惟是井蛙語海雲爾。

光緒四年<sup>(47)</sup>十一月十八日。

<sup>①</sup>畢保釐，清咸豐十年進士，湖北蕲水縣人。

<sup>②</sup>大塊：指大自然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。」

<sup>③</sup>大虛：即太虛，指宇宙。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「是以不過乎崑崙，不游乎太虛。」

<sup>④</sup>雷太簡，雷簡夫，宋人，字太簡。宋朱長文《續書斷》云：「簡夫善真、行書。嘗守雅州，聞江聲以悟筆法，跡甚峻快，蜀中珍之。」

<sup>⑤</sup>張長史，唐代大書法家，名旭，字伯高。曾任金吾長史（一作「率府長史」）。善狂草，世稱「草聖」。嘗自云：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意，聞鼓吹而得其法，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。

(6)

「學面」、「不學牆面」的簡省說法。《書·周官》：「不學牆面。」孔疏：「人而不學，如面向牆無所睹見。」

(7)

「六書」：指漢字的六種造字方法，即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。一般認為後二書為用字法。

(8)

「八法」：俗稱「永字八法」，即以「永」字為例，明漢字筆法有側（點）、勒（橫）、努（直）、趯（鉤）、策（斜畫向上）、掠（撇）、啄（右向短撇）、磔（捺）等八種。

(9)

倉頡，也作「蒼頡」。《史記》據《世本》說是黃帝史官，古代傳說為始創漢字者。許慎《說文解字敘》云：「黃帝之史官倉頡，見鳥獸蹏跡之跡，……初造書契。」按，文字是在社會的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，倉頡可能只是最早整理文字的人物。

(10)

伏羲，傳說為上古帝王，又稱庖犧氏。後魏江式《論書表》云：「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，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，故有龜書。」《春秋緯》云：

「河龍圖發，洛龜書成。《河圖》有九篇，《洛書》有六篇。」

(11)

「保氏」：古代掌教育貴族子弟的官員。《周禮·地官·保氏》：「保氏……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以六藝。」而「六書」即其中一「藝」。

(12)

《凡將》，即《凡將篇》，古代字書，漢司馬相如撰，已佚。《急救》，即《急就篇》（又稱《急就章》），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，為童蒙識字課本。今本三十四章，二千一百四十四字，為章草字體。

(13)

「率更」，即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，曾官太子率更令。《新唐書·儒學傳》載：詢「嘗行見索靖所書碑，觀之，去數步復返，及疲，乃布坐，至宿其旁三日。」索靖，晉惠帝時曾為征西司馬，善草書，尤精章草。宋《宣和書譜》云：靖「以章草名動一時，學者宗之。如歐陽詢以翰墨自名，未嘗許可，路見靖碑，初過而不問，徐視乃得之，至卧碑下，不忍去。」

(14)

逸少，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，字逸少，琅琊臨沂人，從居會稽山陰。曾任江州刺史，右軍將軍，世稱「王右軍」。少時學書於衛夫人。性好鵝，數以書換鵝。衛姬：衛鑠，東晉女書法家，善隸書，世稱「衛夫人」。

(15)

籀文：古代書體之一，即大篆，因著錄於《史籀篇》《周代童蒙識字課本》，故稱「籀文」。

(16)

「佐書」：一作「左書」，即隸書。許慎《說文解字敘》舉新莽「六書」云：「四曰左書，即秦隸書。」清段玉裁注：「左，今之「佐」字，……「左書」謂其法便捷，可以佐助篆所不逮。」

(17)

德昇，劉德昇，東漢人，相傳行書為其所創，曾為鍾繇所師法。唐張懷瓘《書斷》云：德昇「以造行、草擅名，雖以草創，亦甚妍美，風流婉約，獨步當時。」

(18)

次仲，王次仲，東漢人，相傳為首創楷書者。張懷瓘《書斷·八分》引北魏王愔語云：「次仲始以古書方廣，少波勢，建初（東漢章帝年號）中，以隸草作楷法，字方八分，言有模楷。」

(19)

「鍾」，鍾繇，三國魏人，字元常，曾任魏太傅，善書，工正、隸、行、草、八分，尤長於正、隸。與王羲之世合稱「鍾、王」。「造象」：即在山崖或石碑上開龕造佛象，或浮雕本生、經變故事，有的雕有供養人或造象銘記，說明造象的原因。造象立碑始於北魏，訖於唐代中葉。

(20)

諸、薛、虞、歐：為初唐四大書家。褚遂良，河南陽翟人，官至中書令。工隸、楷，少學虞世南，後祖述王羲之，真書得其媚趣。薛稷，蒲州

汾陰人，官歷太子少保、禮部尚書。書學褚遂良，用筆纖瘦，結字疏通，別為一家。虞世南，越州餘姚人，官至祕書監，善書，師法智永，妙得其體。偏工行草，晚年正楷與歐陽詢齊名，世稱「歐、虞」。歐，即歐陽詢。

<sup>22</sup> 廬子，廬同，唐人，所撰《玉川文集·添丁詩》云：「忽來案上翻墨汁，塗抹詩書如老鴉。」後因以「塗鴉」比喻書法幼稚。

<sup>23</sup> 義山，李商隱，唐代著名詩人，字義山。獺祭：古代獺（獸名）捕得魚陳列水邊，稱獺祭。後因稱羅列典故，堆砌成文為「獺祭魚」。宋吳炳《五總志》云：「唐李商隱為文，多摭閱史書，鱗次堆積左右，時謂為『獺祭魚』。」此處借喻雜陳百家字體。

<sup>24</sup> 鍾會，三國魏人，為鍾繇少子，書學其父，世稱「大、小鍾」。《三國志·鍾會傳》裴松之注引《魏晉世語》云：「會善效人書。」

<sup>25</sup> 袁雋，北朝太原陽邑人，《周書·袁雋傳》稱其「善隸書，特工模寫」。

<sup>26</sup> 虞、永：虞世南、智永之合稱。智永，南朝陳至隋間僧人，人稱「永禪師」，為王羲之七世孫。勤於書藝，唐虞世南得其傳授。

<sup>27</sup> 「十體」：即十種書體。唐張懷瓘《書斷》列古文、大篆、籀文、小篆、八分、隸書、章草、行書、飛白、草書為十體。

<sup>28</sup> 「七家」：不詳。

<sup>29</sup> 賦擬述書：即撰闡述書藝的辭賦。

<sup>30</sup> 「雨粟」：天降粟米。《淮南子·本經》：「昔者蒼頡作書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」此指倉頡造字以來。

<sup>31</sup> 崔、盧，崔悅、盧諶合稱。崔悅，後趙河東武城人，官至司徒右長史。盧諶，後趙范陽涿縣人，官中書監。《北史·崔悅傳》云：「悅與盧諶並以博藝齊名，諶法鍾繇，悅法衛瓘，而俱習索靖之草，皆盡其妙。」

<sup>32</sup> 羲、獻，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。獻之為羲之第七子，官至中書令，承襲父藝，與其父世稱「二王」。草書變父羲之字字獨立，為上下相連之一筆書。

<sup>33</sup> 「四庚」：晉代書法家庾亮、庾懌、庾翼、庾準之合稱。宋歐陽修《集古錄》云：「梁《智藏法師碑》，梁湘東王蕭繹撰銘，新安太守蕭幾作敘，尚書殿中郎蕭挹書，世號『三蕭碑法』。」

<sup>34</sup> 趙文敏，趙孟頫，宋理宗至元英宗時大書法家，字子昂，號松雪道人。元仁宗時拜翰林學士，贈魏國公，謚號「文敏」。趙氏擅名書畫，篆、籀、分、隸、真、行、草書，冠絕當世。明陶宗儀《南村續耕錄·趙魏公書畫》云：「公之書所以妙者，無帖不習也。」

<sup>35</sup> 裴行儉，唐初人，官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。《新唐書·裴行儉傳》云：「行儉」「工草、隸，名家。……行儉每曰：『褚遂良非精筆佳墨，未嘗

<sup>36</sup> 輒書；不擇筆墨而妍捷者，余與虞世南耳。」

<sup>37</sup> 胡肥鍾瘦：胡，指胡昭，東漢末人。鍾，指鍾繇。《三國志·管寧傳》云：「昭善史，書，與鍾繇、邯鄲淳、衛覲、韋誕并有名，尺牘之跡，動見楷模。」劉宋羊欣《采古來能書人名》謂胡昭與鍾繇「俱學於劉德昇，而胡書肥，鍾書瘦。」

<sup>38</sup> 顏筋柳骨：前人評唐顏真卿之字多「筋」，柳公權之字多「骨」，故有「顏筋柳骨」之說。宋范仲淹《誅石曼卿文》云：「延年之筆，顏筋柳骨。」明誠，趙明誠，宋密州諸城人，嘗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漢、唐以來石刻匯成《金石錄》三十卷。其夫人李清照《金石錄後序》有「每朔望謁告出，質衣取半千錢，步入相國寺，市碑文」等語。

<sup>⑩</sup> 景伯，洪适，字景伯，宋饒州鄱陽人，曾官尚書右僕射。《中興藝文志》云：「洪适取古今石刻，法其字為之韵，辨其文為之釋，以辨隸書，曰《隸釋》、《隸續》。」

<sup>⑪</sup> 子雲，揚雄，字子雲，西漢蜀郡成都人，大文學家。曾作《訓纂篇》（字書），又易《倉頡篇》中重複之字，凡八十九章。又，王莽時有「六書體」，其一曰「古文」，其二曰「奇字」。「古文」指孔子壁中書（實為六國文字）；「奇字」即「古文」而異者。傳劉歆之子劉棻嘗從揚雄學「奇字」。

<sup>⑫</sup> 劉式，宋人，曾官刑部員外郎。「墨莊」：謂藏書之多。《海錄碎事》載：「劉式死，其妻聚書千卷，示諸子曰：『汝父嘗謂此為墨莊，今貽汝輩，為學殖之具。』」

<sup>⑬</sup> 墨池：原指古代書家洗筆硯之池。晉衛恆《四體書勢》記東漢書法家張芝「臨池學書，池水盡墨」。此處「墨池」指摹勒的墨跡。

<sup>⑭</sup> 《隸篇》：清翟雲升撰，共四十五卷。

<sup>⑮</sup> 「壓金」：指作書時壓紙之銅鎮尺。

<sup>⑯</sup> 「穿錐」：謂寫直畫時，從下而上倒筆書之。《北齊書·庫狄干傳》：「干不知書，署名『干』字，逆上劃之，時人謂之『穿錐』。」此處「穿錐貽誚」謙言自己不懂書法。

<sup>⑰</sup> 光緒四年，公元一八七八年。